



联合国



PROVISIONAL

安全理事会

S/PV.2002
12 April 1977

CHINESE

第二〇〇二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二日星期二上午十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孔萨尔维先生

理事国：贝宁

加拿大

中国

法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印度

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

毛里求斯

巴基斯坦

巴拿马

罗马尼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委内瑞拉)

博亚先生

巴顿先生

赖亚力先生

勒普雷特先生

冯韦希马尔先生

哈什米先生

基希亚先生

兰普尔先生

阿洪德先生

伊留埃卡先生

达特库先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拜亚特先生

谢勒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三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八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上午十一时零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贝宁的控诉

按照第404(1977)号决议所设安全理事会派往贝宁人民共和国特派团所提的报告(S/12294和Add.1)

主席：按照安理会前两次会议的决定，我请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加蓬、几内亚、象牙海岸、马达加斯加、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日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和多哥等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阿尔及利亚代表布亚德-阿加先生、博茨瓦纳代表莫迪西先生、加蓬代表恩东先生、几内亚代表卡马拉先生、象牙海岸代表阿克先生、马达加斯加代表拉贝塔菲卡先生、毛里塔尼亚代表凯恩先生、摩洛哥代表本杰隆先生、尼日尔代表普瓦松先生、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塞内加尔代表法尔先生、多哥代表科乔维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

主席：此外，我要告诉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古巴、埃及、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索马里等国代表的信，要求被邀参加安理会对议程上这个项目的讨论。因此，我提议按照过去的惯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根据《宪章》第三十一条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请这几位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理会席位的数目有限，我请这几位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但有一项了解，当他们要向安理会发言时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古巴代表戈麦斯·安萨多先生、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代表苏里约先生、和索马里代表候赛因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

(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在我请名单上第一位发言人之前，我要提请安理会各理事国注意 S/12319 和 Add.1 号文件中所载贝宁临时时代办的一封信及一份标题为“有关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星期日)帝国主义对贝宁人民共和国所犯的武装侵略的报告。”

我也要提请安理会注意 S/12320 号文件中载有一九七七年四月八日象牙海岸代表给安理会主席的一封信。

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今天上午第一位发言人是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的代表。

基希亚先生(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主席先生，我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对你担任安全理事会四月份主席表示欢迎。我祝贺你就任这一崇高的职位，特别是现在安理会要讨论如此重大的问题。我深信，你将以严肃的态度熟练的技巧主持我们的审议工作，正如你在公务和外交生涯中广泛的经验所显示的。你个人的卓越品质就是最好的保证，保证你在一九七七年四月份期间担任主席会有杰出的成就。我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的充分合作。

此外，我特别感到欣喜，你所代表的是拉丁美洲的一个自由国家，它和我国在历史上有深厚的关系。我欢迎的是这个国家的一位杰出的后裔，这个国家并且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创始国和成员国之一。在这方面，委内瑞拉和利比亚面对的问题和挑战是相同的，我们也具有共同的权利和责任，我们关心的是如何有效地使用各种资源，在有利于人类社会和在国际合作与团结的范围内为我们的人民造福。我们也是息息相关地一起面对某些贪得无厌的势力和金融界对我们施加的日益增剧的压力和对我们进行的不公正的活动。这些可怕的剥削势力作出不公平的诋毁，诬蔑我们是国际上的捣乱者，要我们对造成世界性通货膨胀以及对破坏非石油输出国家的经济负责。简而言之，它们诬指我们有意“压制世界生长”。在这方面，我要大力赞扬贵国委内瑞拉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以及贵国同其他石油输出国组织各国间的有效团结。

(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

我要引用的不是别人而正好是卡特总统的话，为此，安理会可以了解到你的国家在第三世界所发挥的作用。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在给委内瑞拉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总统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二日的信中表示了他个人和美国政府对有偏见的美国新闻宣传机构对委内瑞拉进行宣传运动一事感到遗憾。卡特总统说：

“总统先生，你是自主而有力地捍卫委内瑞拉、拉丁美洲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和第三世界的利益，你是当代世界最令人尊敬和伟大的领袖之一。”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也向你的前任美国常驻代表扬大使表示赞赏。他在三月份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才干，他未来联合国之前，我们已知道他是美国的民权运动的斗士，也是一位受尊敬的政治领袖。我们很高兴个人有机会以同事的身分在这个会议桌旁通过密切的接触认识扬大使。我们注意美国的情况，知道他是一个政治领袖，民权运动的斗士和国会议员所以很感欣慰。但是，我们也认识到，直接的接触和坦诚的对话要比新闻界所散播的资料公平正确。我们也知道，在代表国家和政策方面，人员的变动，以及处理国际问题的风格和态度的变动并不一定改变我们各国的基本政策。事实上，我们一直希望美国对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政策会有很大的变动——即减少限制或放弃美国对南非的少数种族政权和被占领的巴勒斯坦作出的强大并有时时候无止境的支援。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所负的重要任务，不能否认在创造新的条件从而打开新的行动路线方面他所能作出的贡献。在这方面，首先所考虑到的是，由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具有阁员的地位，他在美国政治结构内所占的显要地位；其次，美国宣布的新政策保证支持本国际组织。因此，我们认为提名扬大使便是改变的一种迹象，因为从人选上，可以暗示出官方有意由他负责执行的政策的性质。

但是，当我们读到据称是扬大使所发表的奇怪的发言时，我不能不坦率说，我们的乐观蒙上了疑虑的阴云，使我们突然感到疏远和不安。在这些发言中，扬大使至少将三分之一的非洲人口和三 K 党等同起来，指控他们是怀有仇恨的种族主义

(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

者。 他并表示美国将帮助某一个非洲国家来对付它的所谓好战的邻国。 我们实在感到奇怪，一个自称是非洲的友人、自称是支持非洲解放的人如何能按照他在联合国内所宣布的原则来解释他的发言。 这使我们想起帕特·莫伊尼汉教授当年激烈而煽动的情景，以及两年前他在旧金山侮辱整个非洲的无耻的发言。 但是，对莫伊尼汉教授，我们必须公平。他不是非洲的朋友，也不同情第三世界。 他在联合国内外都会说出同样放肆而且傲慢的话。 但是我们至少必须承认，他是表里一致的。 我还在希望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犹太电讯社《每日新闻》公报、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日《纽约邮报》、一九七七年四月八日《华盛顿邮报》上对扬大使发言的报道中有若干程度的误解或报道错误。 我希望我们能获得一项说明，以便一开始就把事情弄清楚，能更正确地了解美利坚合众国所宣布的新政策背后真正的意图。 我们认为，最大的过错是制造错误的希望，从而削弱非洲的解放斗争，转移在非洲的、阿拉伯——非洲社会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的有利的动向。

现在我要谈到今天安理会所要讨论的问题的实质，也就是“按照第404(1977)号决议所设安全理事会派往贝宁人民共和国特派团所提的报告。”

由于我国是受安全理事会委派去调查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发生的科托努事件的特派团三个成员之一，我要作一个简短的说明。 该特派团和贝宁政府提出的大量文件是值得安理会注意和仔细审议的重要材料。 在我之前向安理会发言的同事，也充实了关于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的资料。听了调查真相的特派团主席巴拿马伊留埃卡大使的妥善精采的报告导言之后，我只愿对特派团表示下列各点意见：

第一，我要向理事会二月份主席，联合王国的默里大使和安全理事会其他理事国对我国的信任致以我国政府和我个人的真诚感谢。 他们一致同意任命我国连同印度和巴拿马，作为调查真相的特派团的成员。

第二，我要赞美特派团主席伊留埃卡大使以及印度代表拉梅什·马利先生。我钦佩他们的忠诚，专心一致，公道和百分之百的正直。 在伊留埃卡大使得体而明

(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

智的领导下，又同拉梅什·马利先生共事，不但是一大快乐，而且是一大荣幸。

第三，我要再说一次，我们的特派团完全是以忠实和公道的态度来执行任务。因此，在新闻界或在安理会内作出的任何暗讽或含沙射影的言论都是不公平的、不相干的。特派团记录了收到的证词和获得的文件等等所有有关资料，都向安理会提出了报告。特派团不曾特别谴责，控告或归罪于任何一方，也没有对任何国家或任何一个当局作出裁断。我们只是把平平白白的事实报告给安理会。现在该由理事会来作出它自己的结论了。说实在的话，我不知道还能期望特派团做些什么。我们的任命不是提出控告，也不是要来包庇与这次侵略有关的任何一方或任何各方。

我十分了解，我们的任务既棘手而可能失败的。我觉得我们是在走钢丝。我也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不可能达成奇迹的，或者就象法国人说的那样，“打破鸡蛋才能炒蛋，有失才有得。”因此，让我们免除无益的而只有反面作用的辩论，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主要的问题和平平白白的事实上。这样做，不但是正当的，也是建设性的。

关于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在贝宁科托努发生的事实，我不信有任何人还会质疑那个星期日上午七时有一架没有标明国籍的飞机未经许可降落在国际机场所发生的事件。从这架飞机上下来的约100名身穿军服的人，其中有白种人也有黑人，携带大量武器和弹药。

这个突击队的行动象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军事单位。在机场建立了指挥所之后，就向科托努进军，用各种武器和火箭弹向总统府、议会厅、公寓房屋等攻击，一路上，突击队向平民和非军事建筑物滥肆射击。贝宁武装部队击退了进攻的部队，不久，攻击部队被迫向机场方向撤退。虽然英勇的贝宁军队进行追击，但未能阻止他们乘原机离开科托努机场，在此之前，攻击者杀死了六个人，并伤五十一人。攻击部队的一名非洲成员叫做巴·阿尔发·欧马鲁的被俘，另有欧洲人成员及非洲人成员各一名被击毙。

攻击部队使用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筒等武器，若干公私建筑物大部分被毁，

(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

其中包括科托努一些外交使节团的房舍，也有一所医院。

入侵部队的主要目的是推翻贝宁政府，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公然侵略贝宁；它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疑地受到来自该国领土以外的入侵部队的侵犯。也很清楚的是，大多数攻击部队是白人雇佣兵，他们的目的是为了钱财，显然，对别处无力自卫的小国也可能进行类似的行动。

这些铁案如山的事实是无可争论的。

显而易见的是，在科托努的时候，特派团按照其任务范围无法调查并进一步证实该团所检查的所有文件和证词。参加这次辩论的各方和普遍关心这件事或有关的各方，现在可以采取适当的行动，倾全力设法从事进一步的调查，把这卑鄙的侵略弄个清清楚楚，这样才比较有建设性。只是说这些文件和有关的证词是捏造的，是不够的。我认为，捏造所有这些文件非有天才不可。无论如何，说所有这些文件都是捏造，是不可思议的。有人可能捏造一些一般性文件，例如行动计划或宣言。但是，大量的个别文件和档案中雇佣兵遗留下来的不同物件，例如银行帐单、身分证、驾驶执照、国际健康证明、机票、私人信件、姓名和不同国家的住址，也都是捏造的吗？

我们认为，所有国家都有责任和安理会合作，以备收集更多资料并证实这些文件和资料是否与事实相符。这也是消除疑问的唯一办法。如果得不到某些国家的合作，是不容易确立大部分文件和事实的真实性的。

例如，法国可帮忙证实住址，银行帐户，法国身分证及驾驶执照，尤其能对整个侵略事件的重要人物吉尔贝·布尔任提供进一步的资料。说到这里，我要指出并赞扬法国勒普雷特大使代表法国在向理事会的宣称中所表现的积极态度，即法国已进行了初步的调查。如有要求，法国政府准备进行进一步调查。勒普雷特大使告诉我们，这项调查是法国政府按照本国的法律主动进行的。

此外，我们应该记住，法国大使并没有说法国个人不可能参与这次行动。我们听到勒普雷特大使说根据目前的调查，法国现役或后备军队中都没有与布尔任先

(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

生的形象相符的军官，我们感到欣慰。我们诚恳地希望法国继续调查，向安理会提供更多关于布尔任先生的资料，即使他不是法国军队的一员，是否可能在别的部门或在私营部门。

红十字会也可以调查一个名叫伊斯贝格·布约尔格·莱奥的瑞典飞行员。几年前他曾被红十字会雇用向比夫拉运送援助。他的个人文件是在攻击科托努之后发现的，其中有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国际红十字会在日内瓦签发的第2103号身份证明卡。

有人认为捏造所有文件和证词不是不可能，不过是极其困难的。这种说法或推理实在是太轻率了。在安理会有人问，为什么只有一名雇佣兵被俘，只有一项证词，意思是说主要证人巴·阿尔发·欧马鲁可能是假的。我们也有理由反问，任何人或任何一方既然要费尽心机炮制假证人，为什么只炮制一个；因为他们有很多机会可以炮制若干名证人，以便使这种捏造更足采信？我要提出这个问题，同事们在考虑所谓伪造证人一事时也可想到这一点。

也有人说，攻击部队怎么会留下那么多文件，我必须承认，这一点提得很好，即便是为了这个理由，我们也必须作出进一步调查，把特别重要的各点弄个清楚。人们可以想象得到，这些文件的留下是因为攻击者有百分之百的成功把握，正如有一个文件提到的，有一项文件用法文表示，“可能性是肯定的。”

另一点应该记住的是，这些人，这些雇佣兵都是不成功就是死的冒险分子。因此，如果任务不成功，文件留下，或被缴获，他们也无所顾虑。此外，冒险分子和某些国家的特务人员进行的这种组织不严的类似行动，我们已有无数次例子。甚至于某些大国的特务人员所进行的许多行动，也都象这次一样，以惨败告终。但是，如果难于了解为什么攻击者留了这些文件，难于说明这点，这正是我们要进行进一步调查的宝贵切实的理由，从而说明攻击者留下的物件中为什么有这箱文件，并澄清下列两点：第一，查看一下这些文件是真是假；第二，说明侵犯者的飞机于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逃离科托努机场后，为什么这些文件会在弹药箱内。

我们诚挚地希望，安理会的各理事国集中思考他们眼面前的事实，避免任何无

(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

用的辩论，而针对侵略所引起的直接问题。

此外，我要说，一开始我们因见到新闻界奇怪的消极态度而感到不安。从事态的第一天起，西方的新闻界就采取一种冷淡的态度，甚至于还没得到那里实际情况的充分情报，便意图冲淡科托努事件的重要性，并且散布疑云，随后接着是不再有报道，我只能说这是一种同谋。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都有国民在贝宁，有些已撤返他们的本国，其他人因受重伤在治疗中，但是在其本国的报上或其他传播机构方面，我们看不到任何关于这些事件的报道或说明。就我来说，这不但是不可思议的，而且完全不合乎这些新闻界的特性。平常，一旦第三世界发生一些微不足道的情況和事件，西方的新闻界总是危言耸听，总是习惯性地小题大做。我认为，进一步的调查以及更多的时间就会说明这种态度了。

此外，我国代表团也要提一提另一问题：即在其他地方也可能策划诸如此类的行动，也为了类似的目的，来对付其他爱好和平但无防御能力的小国。如能更仔细地研究档案中的资料，并配合我们对今日发生在非洲和世界的情形所掌握的理智的了解，就能得到一种印象，即在某些地方，还存在着这类特别团体和组织，它们使用雇佣兵和亡命之徒，妄图推翻进步的、反帝国主义的政府和政权。因此，军事上弱小的国家就会受到的这些卑鄙组织的插手干涉了。安理会应该慎重审议问题的这些方面，不但是重要的，而且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这类团体和组织的存在本身就是破坏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一种威胁，并且是殖民主义再次征服非洲和第三世界的准备工作。它的存在也进一步表示世界上统治和剥削势力之间一种罪恶的同盟；其结盟的目的是要向非洲和第三世界的进步民主力量进行一场“神圣战争。”这类行动对贫小国家的进步和经济发展是极其有害的，因为这些小国家不得不牺牲大部分的预算和资源用于建立军队，武装人民、建立充分的国防，这也就是减少了它们发展经济及社会的能力和机会。结果也会引起世界上军备扩散的升级。

我们贝宁兄弟分发了评价破坏和损失情形的两项报告，另有国际调查委员会在特派团抵达贝宁之前提出的一项报告，有人已提出一个问题。我要提请安理会注

(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

意，当我们问贝宁当局进行讨论的时候，特派团为了使资料齐全，曾要求得到国际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但是，当时该报告还没写好，贝宁当局答应将报告寄到联合国来给我们。我现在从贝宁政府代表和特派团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三日第十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中念几段记录。我希望，联合国能把特派团的所有逐字记录分发给安全理事会的所有理事国。在那次会议上，贝宁代表奥古马先生说：

“好了，昨天你们要求得到某些文件，如城市地图、受伤人员名单、死亡证书、死亡人员名单等等。这些文件现在有了。等你们检查完毕这些影印本之后，我们就把它们给你们。

“但是你们昨天还有第三项要求，是关于国际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的。我们已跟负责人员联系并已接到指示。现在，情形是这样的：国际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是几天前正式提交的；有关当局已收到这份报告。但是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还没有研究过，在我们发表这份报告前，一定先要加以研究。

“现在还没有到可供你们使用这份报告的时候，等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检查之后，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就会作出某些决定，采取某些决定，然后才可能分发这份报告。到那个时候，我们会直接或通过我国驻联合国代表向你们联系。”

(安全理事会特派团，PV.10，英文本第三页)

我们在二月二十五日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奥古马先生说：

“主席先生，按照你的要求，我们已完成特派团所提出的基本需要——这就是说，我们已向你提供不同文件，并附影印本。我们也说明了有关国际委员会的记录的情形。

“我们并向你提供了你所访问过的不同地方的照片，就你们的要求来说，只遗漏了一个项目：即物质上、生命和其他方面的损坏估价。这项工作尚未完毕。要是特派团离开我们国家之前还不能完成，我们就只好通过我们驻联合国的博亚大使阁下向你转达。”(安全理事会特派团，PV.13，英文本第41页)

(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

因此，贝宁代表团已履行它向特派团在科托努时作出的承诺。

虽然我答应发言不占太多时间，但是我应该提出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雇佣兵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使用雇佣兵是同战争本身一样古老的问题。差不多在人类历史的每个阶段，它都出现。在二十世纪和在肃清了殖民帝国之后，雇佣兵的活动已成为我们社会的灾祸根源。雇佣兵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在非洲知道得再清楚不过了。他们就是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剥削和再度的殖民征服。联合国处理雇佣兵问题已有大约二十年的历史了。我们在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已通过许多关于雇佣兵的决议，要求所有成员国视雇佣兵的活动为非法并阻止征募，训练和他们活动。非洲统一组织也发布了许多关于雇佣兵的决议。我要特别提到一九七一年在非洲发布的《关于雇佣兵活动的宣言》。由于考虑到雇佣兵活动对非洲国家的独立、领土完整、主权及和睦发展所形成的严重威胁，并考虑到使用雇佣兵所造成的经常威胁是非洲严重紧张和冲突的一个因素，所以非洲国家表示必须彻底终止雇佣兵在非洲的颠覆活动，并重申非洲人民和国家决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从非洲铲除雇佣兵制度所代表的祸根。非洲国家重申它们坚决谴责某些国家使用雇佣兵及部队进一步危害非洲统一组织任何一个成员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它们敦促各国采取适当步骤，保证它们的国家不被用来征募、训练、演习或装备雇佣兵，或者允许雇佣兵的装备通过境内，并敦促各国把境内的任何雇佣兵移交给雇佣兵图谋颠覆或已进行颠覆的国家。它们又请所有国家不要准许雇佣兵，不管是不是自己的国民，进行这类活动，也不要容忍在它们境内征募、训练和装备雇佣兵，同时应禁止它们的国民充任雇佣兵。

我不必一一指出大会、安全理事会和非洲统一组织的所有决议以及世界上关心雇佣兵问题的各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其他有关决议。但是，近来发生在贝宁的事件使我们再次注意这个问题。我们深信，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现在必须采取迫切适当的有效措施对使用雇佣兵进行协调一致的斗争。

在我们面前，有许多可能的办法，我们可以提出雇佣兵问题作为安全理事会和

(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

／或大会的一个单独的项目。我们可以审议是否可能创立适当的法律来打击雇佣兵的使用。我们可以审议是否可能召开讨论雇佣兵问题的国际会议，或设立一个国际中心来交换情报和对反对使用雇佣兵的各种努力加以协调，或在联合国体制范围内建立一个研究雇佣兵问题的特别委员会。事实上，国际社会已讨论并已立法，建立机构来对付这个世界的许多其他罪行。我可以例举种族主义、种族隔离、犹太复国主义、恐怖主义、骑劫飞机、挟持人质、毒品、奴役等等。现在已到了采取积极实际行动来反对使用雇佣兵的时候了。

在民族立国和思想立国的时代，使用雇佣兵本身就是一种罪行，而且也是为了再次征服第三世界而要侵略小国的工具，也是某些大国及特务机构手中的恐怖工具。我国要同其他有关的姐妹国家一起努力，为国际社会提出一项具体的行动办法向罪恶的雇佣兵活动进行战斗。

看到我们自己——非洲人——在安全理事会的这次辩论中表示的分裂，是极其令人伤心的。但是，这种分裂也是铁一样的事实，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真正问题，反应了进步与发展道路中的危机，也反映第三世界内部旧势力和新兴的力量之间的斗争。我们既不能避免这种事实，也不能把它们藏在团结的表面之下，因为团结是我们各国人民的团结，团结的目的是为了进步，为了解放我们的人民。我们关心非洲的团结，我们已同样关心阿拉伯的团结、伊斯兰国家的团结、第三世界的团结、不结盟国家的团结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但是所有这些形式的团结都不能把过去和今后这两种力量——反动和进步力量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稳藏起来。

但是，真正的危险是有人干预这场斗争和外来大国干预这场自然的对抗的。这些外来的大国曲解整个情况。由于我们的进步和我们各国人民的最后必然胜利，它们还可能制造更多的障碍和困难。

主席：我谢谢利比亚代表对我国、我国总统以及对我所说的友善的话。我完全同意他所说的，关于我国在石油输出国组织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我国在为所有各国人民实现一个新的经济秩序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罗马尼亚)：首先我要同大家一起祝贺你担任安理会的主席。看到你在这个重要的联合国机构里主持辩论，使我们感到特别高兴，因为你是一个友好的拉丁美洲国家——委内瑞拉的杰出代表，罗马尼亚与世界这个地区在语言、精神和文化上都有极紧密的关系，我们都渴望建立起一个基于平等和各国独立原则的世界。

我们深信，在所有安理会成员的合作下，以阁下的能力和外交经验，我们本月份的工作一定能在最圆满的情况下进行，并带来建设性的成果。我们保证给予阁下最充分的支持，自不待言。

我也要感谢前任主席，美国的杨大使在上个月主持安理会工作时表现的忠诚和热忱，特别是他带来的轻松友好的气氛。

罗马尼亚代表团审慎地研究了按照第404(1977)号决议所设安全理事会派往贝宁人民共和国特派团所提的报告，以及这次辩论期间贝宁代表和其他各国代表的发言。

我们发现，根据听取的证词和审查的证据，安全理事会特派团在其报告(S/12294)的第141段断定：

“贝宁共和国受到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晨到达科努机场的一支武装部队的武装攻击。入侵部队的主要目的是推翻贝宁现政府。”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载在该报告第142段的结论：

“贝宁的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受到来自该国领土以外的入侵部队的侵犯，就这一点来说，贝宁毫无疑问受到了侵略。”

罗马尼亚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应当计及特派团得出的结论来拟定它的建议和决定。在这方面，我要借这个机会感谢特派团成员，特别是主席豪尔赫·伊留埃卡大使他们辛苦工作来编写这份材料丰富的公正报告。在巴拿马代表能干和正

(罗马尼亚)

直的指导下工作的特派团完成了安全理事会托付给它的任务。

我们注意到，安全理事会正在处理联合国一个会员国，贝宁人民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侵犯的问题，这个行为是对该国内政的蛮横干预。

我国代表团要谴责对一个忠于和平及自由的非洲国家进行的侵略行为，这个国家现正致力于加强其政治和经济独立并建立一个基于社会正义的社会。

我国一向谴责并在实际上坚决地谴责所有以武力侵犯国家主权、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也坚决谴责任何阻止发展中国家加强其政治和经济独立的企图。在与所有国家的交往中，我国强烈主张尊重权利完全平等、国家独立和主权、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互利和放弃武力威胁或使用等原则。

罗马尼亚人民一向支持非洲人民为完全消灭殖民主义残余和新殖民主义、取消任何统治和压迫其他人民的政策以及废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而进行的斗争。同时，我们要强调，非洲国家间和所有发展中国家间的团结和合作，是它们争取独立自由发展以及建立新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斗争取得胜利的基本要素。

我们认为，那些从殖民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在非洲各国之间造成紧张局势的复杂问题，应当由非洲人自己，以和平的方法通过谅解、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来解决。

那些经历了长期斗争，作出了巨大牺牲才赢得自由和获得尊严生活的权利的非洲人民，是能够自己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的，本组织和安全理事会有责任采取行动，保护他们使之不受外来干预以及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所加于他们的压力或任意苛求。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总统最近指出：

“罗马尼亚将继续全力支持非洲人民，并加强与非洲人民的团结，支援他们为收回国家财富维护自己利益和在平等地位上充分参与国际事务以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一切问题而进行的斗争。”

(罗马尼亚)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应当谴责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一批雇佣军对贝宁人民共和国的武装攻击；谴责使用国际雇佣军的犯罪行为。一月十六日的攻击既然造成了人命和物质的损失，安全理事会对贝宁人民所受的伤害，应当重申补偿损害的原则。这样做对贝宁人民是一项伸张正义的行动，也能向全世界表明，安理会决心不再容忍这种行径，不论它可能在什么地方发生。因为这种行径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也违反了国际关系的行为准则。

主席：我感谢罗马尼亚代表向我国和我说的客气话。我当然希望能表现出同等不偏不倚态度，象安理会在十二月份所表现的一样。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多哥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多哥)

科乔维先生(多哥): 主席先生,我很乐意向你转达我国代表团的热烈祝贺,你担任安理会四月份的主席,卓越地领导正在进行的辩论。这次辩论的性质特别,因为正在审议的神秘事件性质很不平凡。

我趁此机会再向你的前任,扬大使,表示热烈赞扬。他在上个月中表现出他对和平事业的忠诚,采取了一些有关南非问题的积极行动。我们希望这些行动将帮助这个地区重新获得正义,回复平静。

主席先生,毫无疑问地,你所负的任务是艰巨的,但也是崇高的。实际上,你在一个关键时刻担任主席,在实现世界和平与安全必需条件的问题上负有重大任务的安理会目前正有大好机会证明它是不受搞阴谋诡计的人的动摇、支配、欺骗的。这些人企图在国际关系上大搞以吓唬人的言语和无耻的态度为本钱的行为。相反的,安理会要证明它坚持以不屈不挠、一丝不苟的态度寻找真理、正当权利和公平,使正义得到伸张,因为没有正义,地球上就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

今年二月八日,我已经荣幸地代表我的国家,在关于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在科托努发生的事件的讨论的开始阶段中发过言。我国代表团庆幸我们曾参与大力坚持必须查明这些事件的全部真相,和清楚指出一切对突击科托努负有责任的人。

我们这样作是遵照我国政府的明白指示,为了向贝宁——我们的兄弟国——表示声援;我们这样作是因为我们热爱真理、正义和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我们这样作也是因为我们痛恨一切危害到各国和各国人民尊严和安全的颠覆性质的阴谋诡计,例如,可耻的雇佣兵。

这些考虑说明了我们在辩论现阶段的立场。我们要将这立场说明得非常清楚,并且不打算牵涉到非洲或世界的任何分裂问题。

雇佣兵和其各种不同的利用方式带来许多严重后果,因此,我们不能允许科托努事件引起的关于雇佣兵辩论,本来是在平静气氛中进行的,被人有计划地扰乱和引离辩论本题。这些人所用的手法证明他们恬不知耻,他们的用意很明白地是要扰乱讨论,使我们不能够平心静气地审查这件因他们的控诉而提到安理会来讨论的事件。

(多哥)

关于这件事，我国代表团最关切的是要使事情真相大白，使正义得到伸张。事件引起的慌张不能够解释贝宁代表团在辩论中引进感情因素的企图。贝宁代表团在非洲集团和安理会中玩弄花招，在会议当中分发了一份在大吹大擂的革命背后暗室中炮制出来的文件，造谣诬告主权国家和卓越的国家元首。他们这样作明显地是要在这件本已非常神秘的事件的审议过程中制造混乱。

我国代表团看到这一点并感到遗憾，但既不受恫吓也不受动摇；我们将保持平静并对事情的状况作一个简短的客观分析。

我们要向联合国特派团的成员——我们的同事，巴拿马的伊留埃卡先生，印度的马利先生和利比亚的基希亚先生——表示最热烈的赞扬，他们在特派团的职权范围内做了杰出的工作。我很乐意向他们表示特别敬意，因为他们诚实地指出，由于时间有限和受到职权范围的限制，他们没有能够作进一步的调查，核实“被俘人员”巴·阿尔法·欧马鲁的证词和各种文件中的证据。

这就是说在目前调查还远未结束。提交作为证据的文件和巴·阿尔法·欧马鲁的证词的真实性都未确定，所以它们不能够作为确定罪魁祸首的有效根据。

我要说清楚。一份提出作为证据的文件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伪造的。它可能是提出这文件的人伪造的，也可能是这文件的本来持有人伪造的——可能是缉获的，也可能是故意交出来的。这方面的调查是不难进行的，所有意识到雇佣兵对一切国家构成一种严重危险的人——也就是每一个人——都应当帮助进行调查。

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惊人的伪造证据的例子。在目前这个事件，如果我们不提高警惕，如果安全理事会马马虎虎地作出任何决定——某些人正在玩弄花招，幼稚得可笑地希望安全理事会这样做——真的可耻的雇佣兵制度，就象几内亚、尼日利亚、扎伊尔等国家所遭遇到的，就会被一种虚构的雇佣兵制度取代。这种虚构的雇佣兵制度很容易被利用来转移注意目标，造成一些严重威胁和平的后果。

此外，在某些机构中，根据在阴谋诡计支配下仓促结束的调查过程匆匆作出关于某些事件的决定，这很可能构成一种破坏正义和正当权利的行为，一种对和平构成严重威胁。

(多哥)

无论如何，我国代表团认为现在还不能够说“积累了无可争辩的证据”。假雇佣兵、假俘虏和看来受人在背后控制的巴·阿尔法·欧马鲁的供词所描述的突袭行动的筹划，以及所谓缉获文件的性质，都使我国代表团十分怀疑。

我们实实在在地相信，如果说英勇的贝宁革命军队在反击的时候竟然会忘记采取最基本、最初步、每一个起码的兵士都会想到的措施：破坏突袭者的飞机使他们在突袭失败后远走高飞，那就是侮辱了贝宁军队，而我们深知贝宁军队的能力。这种异常的疏忽使突击队队员在科托努市内喧闹奔跑了三小时多后还能再乘他们的飞机离开。坦白说，我们的年青国家可能是软弱的，连最差劲的冒险家的最疯狂行动也防止不了，但它们还不致于脆弱到这种地步。我们必须将这一点搞清楚，以起制止的作用。

我们实实在在地相信，如果说雇佣兵，这些职业武装侵略者竟然会在出发行动的时候，加重自己的负担，随身带了一大堆五花八门的无用文件，就如这些小学文凭、支票簿、薪水单等等东西，又在从容撤退的时候，故意将这些泄露身份和如某人夸张地形容为“有特别启发价值的”文件留下来给贝宁政府，那就是低估了雇佣兵的效率，从而减少了雇佣兵制度所构成的危险。

我再清楚说明，好使每个人都明白我的意思。在调查的现阶段，我们虽不怀疑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发生在科托努的事件的真实性，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是一个复杂的谜，到现在还没有解开。我们还没有收到确凿的证据，以驳倒那些一贯对非洲和在非洲发生的事抱着怀疑态度的人，这些人对科托努事件的来龙去脉还在纳闷不已。整个事件和以前一样混淆不清，各式各样的解释都还是可能的。为了维护非洲的荣誉，更是为了贝宁的利益，调查应当进行到底，以便揭发和谴责所有参与神秘的科托努事件的人。为了避免一切误会，我再说：“更是为了贝宁的利益”。我这样说是基于下面两个考虑：

(多哥)

第一，今年四月六日，贝宁的常驻代表在这个会议厅里以一种我们十分赞扬的庄严态度说：

“贝宁人民要求安理会采取措施以保证损坏能够得到补偿和对我国的经济提供相当的援助。但是我要向大家说清楚，贝宁人民是革命的人民，不是到这儿来乞求国际施舍的……贝宁人民所要求的是正义得到伸张和所有的损失得到赔偿。”（S/PV. 2000，英文本34—35页）

他说的再清楚不过了。贝宁正当地要求正义。如果要伸张正义就必须由肇事人赔偿。因此，极端重要的是先清楚查出这些肇事人是谁，国际社会应当朝着这个主要目标从容、坚定地采取行动。国际社会，如贝宁代表所说，负有道义上的责任。目前的气氛混乱不堪，因为有人大放厥词，仓促地提出一些毫无根据，难以置信，莫名其妙的指控；这些指控无可避免地引起愤怒的抗议，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试问在这种气氛中向谁要求赔偿？总不能要求联合国赔偿，因为那次突袭不是由联合国筹划组织的。但贝宁如果得不到它要求的赔偿又是一件不公道的事，因此，调查必须继续进行。

我们认为为了贝宁的利益必须把调查进行到底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贝宁在指控时流露了不寻常的革命热情，由于这些轻率得令人吃惊的指控借用了一些充分暴露了他们的阴谋诡计的手法，这些都令人猜想心存疑团的人可能是有道理的，这些人，大家都知道，正在怀疑这件事是不是一场戏，贝宁的革命是不是出了毛病，以致被侵略者可能为求防范于未然、为利用情况来达到企图而由别人作代理人，反成了侵略者。

同其他严肃认真的非洲人民一样，多哥人民真正维护非洲大陆的尊严，从来不能忍受在非洲发生的事件时常引起各种冷嘲热讽；在目前的场合，我们不能容忍各种谣言满天飞损害从事贝宁革命事业的人的荣誉和尊严，而不加以制止。为了这个缘故，我国代表团更有充分的理由要求将调查进行到底。

我要补充一句。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在世界上创造公正、持久和平

(多哥)

的事业上有了这样重要的作用要发挥；现在如果要这个崇高的安理会不惜损害它的威信，对这件事，只根据一个尚未结束的调查，只凭一个还在贝宁当局掌握下的唯一被俘的入侵者的证词，只根据一份我们知道还未判定真伪的文件，无论出于什么动机，就贸然作出一个最后决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国代表团完全依靠安全理事会各位可敬成员的真知灼见。

我的国家，多哥，和我国总统纳辛贝·埃亚德马将军被牵涉入这件事中。据说我国从一九七六年十月起就庇护着来自加蓬的某一外国干涉部队的某某第二连队，其任务据说是在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侵入和突击贝宁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据说我国总统于一九七七年一月二日在加蓬会见了邦戈总统和某某布尔若上校，制订了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的侵略办法。

我的兄弟，贝宁代表，在四月六日发言说：

“……根据我们所拥有的文件易于理解的安全理由，我们不得不把西方的边界暂时关闭……”（S/PV. 2000，英文本，第33页）

这么说，贝宁革命领导人提到帝国主义的非洲走狗时，我的国家也是他们攻击的对象！

我国代表团在说出它对这些恶毒谣言的想法前，首先要解释几点使大家更明白我们的愤怒和惊讶。

我们必须从我们和贝宁的关系谈起。

将多哥和贝宁联在一起的是不因人的意志转移的历史和地理客观因素；埃亚德马总统对事物的见解明确又现实，他曾说：多哥和贝宁是被判一同生活的，这也是团结在他周围的多哥人民的想法。有些多哥人民，因为家庭血统的关系，是多哥人，同样地也是贝宁人。反过来，有些贝宁人也是这样。

多哥和贝宁同是非统组织以及所有区域和分区域组织的成员，最近又决定一同开发摩诺河流域，使这道边界河流发挥联合的作用，而不起分开的作用。基于

(多哥)

这许多不同因素，我们认为对贝宁的任何外国侵略一定会直接或间接对多哥发生坏影响。因此，侵略贝宁的人一定会受到多哥的反。在这种情况下，多哥不可能联合任何人来采取任何不利于贝宁的行动。

对外来的意识形态，多哥采取积极的中立立场。它严格地尊重每个国家对社会经济制度的选择和每个民族所选择以实现其全民目标的道路。这种立场使我们在非洲和全世界赢得了可靠又积极的友谊。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贝宁创制的，也不是特别为贝宁创制的，所以贝宁选择马列主义不会影响到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除了这种种因素，更有埃亚德马将军一贯的宽容大量、稳重态度和和解精神，他始终避免破坏多哥和贝宁之间的友好关系。

埃亚德马将军一贯亲自注意这一点，并在同他的兄弟凯雷古总统的关系中始终采取坦率和忠诚的态度。无论是在科纳克里、拉各斯或是在贝宁、多哥或是两国边界上举行的双方会议中，多哥的国家元首从来没有违反过这种立场，尽管有时候对方并没有同样的对话诚意；尽管对方在这些会议中以欺骗为乐。

关于这一点，我可以举出一个例子：这两个兄弟国家的元首最近在拉各斯举行了一次会谈，以解决科托努革命家对多哥和其元首所作的关于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事件的荒谬诽谤和攻击言语所造成的局面。

家丑不外扬：因此，我们去了拉各斯，又热烈赞成非洲集团作出的共同意见。当我们的兄弟急躁又缺少意识的时候，我们是应该忍耐的，但是忍耐也有个限度。

对我国代表团来说，被迫在安全理事会中参加一次刻毒的辩论是一件痛苦的事，特别是关涉到这么一件荒谬的事情，起因又是我们的兄弟作了这么荒诞不经的攻击，他们使自己成为国际舞台上的笑柄。我们不愿意帮助他们为这件暧昧事情作宣传。

但是，这些在革命狂热中的兄弟却不择手段；他们向来毫无顾忌。以不屑的态度作出的轻描淡写的否认被他们看成软弱的表现。因此，我们要把被颠倒的黑白倒转回来。

(多哥)

我已经说过，多哥人民认为攻击贝宁就是攻击多哥。我们实在没有理由在边界上造成一种不利于我们的贝宁亲人的不安局势。毫无疑问的，胆敢利用多哥领土作为侵略贝宁的跳板或驿站的人成功的机会是非常微小的，换句话说，不会象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科托努的侵略者那样轻易脱身。

我们的政府不多说话，但时刻提高警惕；我们的斗士已经动员起来，我们的士兵认识并重视他们的职责。

不错，贝宁把边界关闭了，但不是为了安全理由，而是存心破坏西非经济共同体和我们的分区域的经济。这个国家显然指望在这里向国际社会索取60亿以弥补损失。

一九七七年一月二日那天，纳辛贝·埃亚德马将军在皮亚，在他的家里。埃亚德马将军精力充沛，全心全意地为非洲服务，他时常到处旅行以便同各国元首保持联系，他到过科纳克里、拉各斯、金沙萨、尼亚美、乌瓦加社古、利伯维尔、科托努、阿比让、特里波利等等和其他地方。尽管他充满干劲地到处旅行，但还是分身乏术，一九七七年一月二日那天他不能在皮亚，同时又在利伯维尔！

无论如何，诬告我国总统埃亚德马这样一位卓越军人和领袖参与了科托努的化装闹剧，是极度幼稚的。埃亚德马总统是新多哥的明智缔造人，是非洲统一、联合和团结的斗士，又是世界正义、和平的坚定拥护者。

平白诬告我们在我们的领土上接待了一队负有任务攻击科托努，也就是说屠杀我们的贝宁兄弟、姐妹、儿女、亲人的雇佣兵军队，这种诬告更是血口喷人。这样做到底有什么目的？

我们多哥人民不能容忍这种对我们的国家和总统的侮辱。贝宁堕落的负责人自以为聪明，导演了科托努这出闹剧，向天下宣扬了他们的卑鄙伎俩和政权内部的明显散漫情况，为此我们感到遗憾；我们更遗憾见到他们在这个国际外交的重要场所，在这个应当是宁静的，人人有礼貌，有智慧，做事负责的地方，这样卑鄙、败

(多哥)

坏、愚蠢地诬告我们的国家和领导人，特别是凯雷古总统在一九七七年二月十四日已经向埃亚德马总统派去的代表团宣布多哥和这件事毫无关系，特别是在拉各斯已经举行了三方会议。

说谎是没有好处的。说谎的人必定自食其果。

新步伐的多哥在任何环境中都是真理和正义的大力拥护者，因此，我按照我国政府的命令，严肃要求所有为这件事设立的委员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特派团，到多哥去进行必须的调查，以发掘事情的真相。

(马达加斯加)

主席：我谢谢多哥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马达加斯加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拉贝塔菲卡先生 (马达加斯加)：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要通过你感谢安全理事會所有理事國让我们参加这次关于贝宁人民共和国所提控诉的第二阶段的辩论。这次辩论的重要性是不需要再加以表明的。

主席先生，我也应加入其他代表团祝贺你担任安理会的主席，并对你主持讨论时所表现的谦恭亲切的态度表示十分钦佩。

当贝宁人民共和国请求安全理事会帮助它阐明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武装侵略使它成为受害者的问题时，我们在这问题辩论的第一阶段是支持贝宁人民共和国的。那是很自然的常情，因为贝宁当局想要在国际上揭发和辨明谁是这次侵略的策动者，谁应负侵略的责任，想要了解其动机并确实指出侵略者所用的手段，这也是我们所有国家共同关心的事，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它们切盼其领土的完整，政治的独立和主权能获得保障。

因而，我们首先欢迎安全理事会派遣特派团到现场去调查，该特派团的报告现已提交安理会加以审议。我们应感谢各位从事编制这份文件的人员，特别应感谢介绍这文件的巴拿马伊留埃卡大使。在进一步讨论这问题之前，我们要补充一句，我们是有意不提这些由加蓬、贝宁和其他国家请求散发的文件——虽然这是按照非洲集团的共同意见要求散发的——因为就技术上来说，议程限制我们只应审议特派团的报告。

审议该文件，我们要指出三类事实。

第一，是一些无可争辩的事实，与特派团就地研判证据与所蒐集的大量证据完全一致。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发生的武装侵略，进攻的情况，雇佣兵突击队的组成分子大部分是欧洲人；贝宁遭受物质破坏的规模和人命的牺牲，这些事实都是铁案如山。

(马达加斯加)

第二，有一些事实虽然未经特派团正式证实，但仍然是确成的，因为如果不是真实的话，就不会有对贝宁侵略的行为发生。 这些事实的确是作为主要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机构的安全理事会所关心的。 其他有关的事就是买卖和转运精锐武器由雇佣兵使用；经由买卖或租用或任何其他方法取得后勤器材，飞机和通讯工具，这样才能对贝宁进行攻击；又违犯安全理事会第 239 (1967) 号决议的规定招募雇佣兵，现将该决议的各段列下：

“ 2. 谴责坚持准许或容忍以推翻联合国会员国政府为目标而招募雇佣兵并予以便利之任何国家；

“ 3. 请各国政府确保其领土及在其管制之下其他领土，以及其国民，不至为人所利用，以从事旨在推翻〔任何国政府〕之颠覆活动之筹划及雇佣兵之招募、训练和运送过境。”

这一类的事实是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大会第 3314 (XXIX) 号决议的附件《侵略定义》第三条 (g) 的规定完全抵触的，该条指出下列行为可看作是侵略的行为：

“ 一个国家或以其名义派遣武装小队，武装团体非正规军或雇佣兵，对另一国家进行武力行为，其严重性相当于上述所列各项行为，或该国实际卷入了这些行为。”

不论这些人被叫做亡命之徒、抢劫者或横冲直撞的冒险分子，我们都不要去管他。 他们都是属于同一类的；他们听命于一些相同的主子，这些主子总是表现大方为他们设法开罪。

我要提到的第三类事实是根据特派团报告第 145 段所述在贝宁被俘的一名突击队队员提供证据的一些事实，以及根据侵略者遗弃并由贝宁政府传达给特派团的一些文件所透露的一些事实，是关于雇佣兵招募的地点，他们的训练基地，运送他们到科托努以及这次行动的政治和军事指挥的情形。

(马达加斯加)

这些事实是否应被视作已经确定了的，还是应该象有些人要使我们相信，我们得到的只是一些“虚构的事件”“骗人的指控”和“造谣中伤”呢？

那些不同意该报告上述各点的可靠性的人，所持的论调是：被俘的欧马鲁的证词是不确实的，获得的文件也是不确实的，应视作未经确证的。

在考虑正确性的问题之前，我们应指出持那些论调的人并未提出相反的证据，也无法将该报告的内容推翻。我们现在处理的是一种例外的情况，就是有一个问题需要先行解决，的确，必须要考虑是否在讨论实质问题以前，应讨论该报告的正确与否的问题。

关于被俘者证词不可靠的问题，有些人引用罗马法来说，单独一人的证词是不足为凭的。但是这一规则是否具有普遍价值可供我们在联合国引用呢？我说不能的。即使在审理案件是以“法官审问”方式，并接受这一规则的所谓欧洲大陆法系中，情形也有例外，即使是单独一人所提出的证据有时也可推翻一个事实的推断；当有其他物证和文件的证据时，一人的证词是可以接受的，现在的案情就是如此。

此外，这一规则也不适用于审理案件是用“控诉”方式的英美法系中。我们发现据纽约市警察告诉我们，我国代表团的一个人员受人攻击，而他是唯一的证人，如果这一人员未获准许对犯罪分子提出证据的话，这事件便不能再作进一步的查讯。这个“一面之词，不足为凭”的规定没有绝对的或普遍的价值，是特派团故意不引用的。

特派团真能对贝宁政府说：“你们的证言是单方面的，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话吗？特派团能够使设立它的安全理事会不去听取被俘的欧马鲁提供的报告吗？

为了合乎法律的要求，我们要指出，按照加拿大的法律制度作举例，欧马鲁的作证是可以接受的。他对事实有亲身的了解，照加拿大的法律说，“除了专家鉴定人之外，任何人在提供足够的证据以证明他对事实具有亲身体验以前都不得作证。

(马达加斯加)

这种证据可由证人本身提出。” 那就是欧马鲁的情形。 因此他有资格作证。

第二，该证词是有效力的，因为是自动提出的。 在每次问话之前，该证人都经告知他有权答复或不答复任何问题。 这是与一九七五年加拿大法律改革委员会所制定的证词规则第 5 2 段的规定相符合的。

即使我们现在在讨论被囚者所作证词的有效力和无效力的问题，我不得不提一下特派团主席在安理会第二〇〇〇次会议上提出该报告时所作的说明：

他说：

“ 经过彻底的问讯，我们发现他的证词没有破绽、矛盾和明显的遗漏，他的叙述一般与其他人的叙述相同，而特别与贝宁政府所俘获的文件相符。”

(S/PV. 2000 , 英文本第 1 2 页)

下面是我们的意见。 被俘者欧马鲁提供的证据是可以接受的，是有效而确定的。

我现在想谈到进攻者遗留下的文件的可靠性问题。 关于这些文件来源的说法是很谨慎的，并又提到推想是遗弃在飞机场的文件。 有一位代表认为这些文件是“令人生疑的”，一个受过高度训练职业雇佣兵的突击队员，当进攻一个国家时，会随身带有私人东西如身份证等等，使人觉得颇为荒谬。

关于文件的内容，我们大家都听到贝宁代表抗议说有人谴责贝宁提出假的和伪造的文件。

让我再说一遍，因为我们想严格地根据法律，我们认为这是审议问题以前的辩论，是在实质问题解决之前，必须先行解决的前提问题。 照此情形，举证的责任要掉转来，轮到提出前提问题的人来证明他的辩解。 谁能在这里指明贝宁政府非法得到那些文件，因而接受文件作为证据就损害到安全理事会主持正义的声誉呢？ 谁能证明贝宁政府在卷宗内的许多文件中伪造了一份假的文件呢？ 一个人只须证明有一份文件是假的，便可推翻全部文件。

(马达加斯加)

特派团是接受那些文件的，我们想要找到一位代表，他能说出特派团如此做是错误的。伊留埃卡主席说过下面的话：

“这批文献内容繁富，详细而贴切地证实了该俘虏的证词和特派团所得的其它证据。”（同上，英文本第13-15页）

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有那样多的人想要从档案里拿掉这些文件的理由。

我们已经研讨了各项法律的论点，可以指出特派团所作结论的根据是确实的和合理的，并可以指出：如依据一些不能接受的例外情况而怀疑该报告的客观性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们怎样能够怀疑特派团的能力，大公无私的精神和责任感，而同时又希望它能够包括和检查侵略贝宁所引起的各种国际影响呢？

因为被俘者欧马鲁的证词大体上都与文件符合，又因文件证实了被俘者的证词，我想提出一个问题：还有什么要继续确定，有何处需要确定呢？因为我们仍在讨论雇佣兵的招募地点和他们的训练基地、运送他们到科托努、该行动的军事和政治的指挥等问题——除了一月十六日发动侵略的其他问题——现在还需要证明什么呢？我们有把握得到所有有关国家政府的合作吗？因为运送雇佣兵飞机神秘失踪，这当然是有疑问的。我们发生疑问是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指出那架飞机离开科托努之后降落何处。由于没有一国家出来承认，所以在那架飞机飞行范围内所有国家都会有嫌疑。还有些疑问的是关于布尔热德又名莫兰的这个人——这只是举个例子——他有双重身份，其罪行已经确定，仍在逃，没有留下身份证或驾驶执照，也没有人出面告诉我们他在何处或者他的情形怎样。我们未谈到其他的一些雇佣兵。他们有些又回到某些地方去过不正常的生活。没有国家会说国内有这些人，至少在他们下一次进行杀人勾当之前是不知他们在何处的。

所有这些问题使我们想到我们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中的残酷的现实，这个世界的国际法有漏洞和缺点，无法把象侵略贝宁这样重要的政治问题按严格的正式法律来审查。

(马达加斯加)

安理会所负的任务是很困难的。它必须以批判的眼光来评定向它提出的证据并作出结论，以期符合《宪章》的精神和棘手的政治情况的需要。

至于我们，我们是属于那些相信整个报告能就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科托努事件提供了合理意见的国家，我们同意特派团所作的结论，即是，贝宁人民共和国是受雇佣兵组成的突击队武装进攻的受害者；由于贝宁的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受到从国外来的侵略者的侵害，无疑地该国是侵略的受害者。

鉴于侵略准备的周详，动用大量财力和武器，以及众所周知与帝国主义、反动派和新殖民主义长久勾结在非洲和亚洲打仗的雇佣兵插手干涉，所有这些都足以使人相信这次行动一定有国际的一面，但这一面就使这次失败企图的假定受益人声称的目的完全变成了一种托词而已。

如要把这种侵略的影响局限于非洲大陆是不可信的，照我们的看法，这种局限性的说法显然是一种更大的新殖民地主义阴谋的一部分，这种阴谋打算在非洲大陆上，把不合于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目标自己作了选择，定了方向的一些政权，一个接一个地加以征服、颠覆和推翻。我们相信，侵略贝宁的真实性质可从该报告第 1 4 4 段的解释中找到，特派团在该段中发出下列的警告：

“从这次行动的构想和执行方式看来，特派团相信在别的地方也可为类似目的对无力自卫的小国进行类似的行动。”(S/12294, 第 5 1 页)

我们无法进一步表达我们的疑惧和不安。也许可以让我们补充一句，我们不得不把这种警告和最近在非洲这个地方发生的令人遗憾的事件相连接起来。首先他们在安哥拉使政府遭遇各种困难，以便在该国造成军事干涉的适当条件；然后又有暗杀刚果马里安·恩古瓦比总统的事件。这两个国家和贝宁都是在科托努所俘获的文件中提到的进步的的主要国家。

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保卫我们国家的领土完整，保卫我们的政治独立，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不考虑保护特殊的、外国的或他人的利益，尤其是反动派的利益，我们有权选择适合我们的社会经济制度。

(马达加斯加)

关于这一点，我们不能不尽我们的责任。我们不能放弃我们的政治目标，一定要打破某些旧的联系，一定要走真正的国家独立政策路线。这就是为什么在本案件中我们要坚决地和贝宁站在一边的理由。

我们谴责侵害该国的侵略行为。我们反对以暴力手段侵犯它的领土完整。我们谴责使用雇佣兵来干涉贝宁的政治，以利妄图恢复控制该国的外国利益。

我们认为，安理会有责任对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的侵略行为采取行动，并设法使这样的攻击将不会再发生在贝宁或者别的地方。我们认为，仅只谴责是不够的，不能解决我们这些国家经常所遭受的威胁。也许现在就是要安全理事会采取进一步的主动，超越我曾提到的第 239 (1967) 号决议所规定的办法，保护我们这些国家免受雇佣兵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犯罪行动的侵害，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他们对我们人民的独立进展发动敌意的行动。

贝宁代表也已请安全理事会注意侵略者对该国经济所造成的物质损坏的严重性。损坏的数额——未计入不是物质的损坏——估计达 60 亿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这使我们觉得有些人的说法有问题，他们说这整个事件是可置之一笑的小问题，他们宣传这样一个经济力薄弱的国家还能安排这样的一场戏，他们指出无人知道究竟是怎样回事，但是这些论调所产生的结果很明显是相反的。

从嘲笑到抗议到否认，最后他们想要我们相信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六日的进攻是无法破案的罪行，找不到犯罪者是谁的罪行。这对贝宁的人民来说是不公平的，在道德上令人叹息，因为这种态度表示有一些人为了推卸责任所以抹煞了事实的真相。

本会议厅里情绪激愤，有人要求受了创伤的贝宁人民要镇定，希望使他们对此事件不了了之。又要求他们不偏不倚，请他们不要将这项对自己关系重大的事件的印象和推想让安全理事会知道。又要求他们表示善意，但是当他们按照安全理事会报告第 145 段的规定并按照非洲集团通过的共同意见而提供更多的情报时，对他们的主动精神又有所误解。

(马达加斯加)

对于一月十六日贝宁的烈士怎样呢？难道我们对他们的悼念能因有人在科托努的领导人的如洪水般的恶意诬蔑所淹没吗？我们能够默默地接受那种暗示说这些丧生的人是科托努当局为了要故意连累不同政治观念的国家所演戏剧的无辜牺牲者吗？

指控别人老是想到阴谋是太容易了。但是“心里想到有阴谋”的这种罪恶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么重大，如果这种情形是我们经常警惕和我们不想受帝国主义诺言哄骗的结果，或者是我们在常使我们受骗的对话中不肯妥协的结果。

我们辩论的方向尤其使人遗憾，因为有时候我们给人的印象好象是捕风捉影而掌握不到现实——谈论的是离开正题的双边或区域性的非洲问题，而没有针对侵略贝宁的阴谋的真正国际性质，只是东插手西插手的阴谋的一次表现而已。我们一方面讨论贝宁当局确可相信、并有诚意和善意，而另一方面对国际帝国主义在这事件中不容置疑的责任则只是敷衍塞责地评论一下而没有确定其罪状。

帝国主义仍然紧紧把握着非洲大陆不放，象过去一样，应再度受谴责。它应受谴责因为它想设法使我们相信它的利益就是我们的利益，或者无论如何都把它利益置于我们的利益之上。

它应受谴责因为它想要把它的法律和它所选定的政府强加于只愿走自己国家的发展路线的人民身上。

由于使用雇佣兵，它应受谴责因这种行动与它所说的友好不相符合——这种友好的真实与否要看对方对它表示卑从的程度而定。

它应受谴责，因它使用暴力，进行突然袭击。不幸地，在非洲似乎常常有这种不能少的“联系”和跳板，例如最近作为侵略安哥拉的纳米比亚殖民地领土，就如利用南非来支持伊恩·史密斯的反叛一样。

非洲大陆的全部解放，没有我刚才所提的那些类似的事件，也许不可能实现。但是我们今天等待安全理事会要作的决定，必须反映联合国对这种解放所承担的义务。

(马达加斯加)

务是毫不含糊的，它必须要在这一劳永逸地把那些反动势力和那些留恋殖民地时代的人以及对非洲已经是犯罪累累的人的阴谋加以消灭。

我们处理贝宁这次对侵略行为的控诉，这是唯一公平的办法。

主席：我谢谢马达加斯加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下午一时零五分散会